



大木作技術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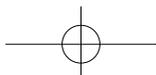
梁紹英

轉型設計續寫廟宇新頁



梁紹英，1933年生。父親梁錦祥為葉金萬傳承體系徐清派下的大木司阜。約17歲在通霄慈惠宮正式學習傳統大木作；早期擔任頭手司阜，執業過程中時時觀察與學習別人長處，具有強烈求知欲。中年才開始獨立執篙、設計監造，兼擅木造與R.C.結構；65歲學習電腦繪圖，迄今80歲仍未停下腳步。

作者／陳玲芳 攝影／侯聰慧





從1998年獲邀擔任新北市林口竹林山觀音寺重建工程的設計監造工作，15年忽焉而過。高齡80的梁紹英至今仍經常以廟為家，持續南北奔波。

「近的，像是到廟外買便當就騎摩托車，要下中南部或回屏東等比較遠的我就開車。」老當益壯的梁紹英，指著工地辦公室兼臨時住家門口停放的兩部交通工具這麼說。活到老、學到老、做到老，正是其木作生涯的最佳寫照。

◆全神貫注 展現一生精華

竹林山觀音寺的修復案，梁紹英在1993年提交設計圖，1997年開始動工，由於重建工程從原來400坪擴建至1,000坪，預計將延至2012年10月才能完工落成。問他：「這座觀音寺可算是您晚期最重要的代表作，也是您參與時間最長的一座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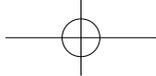
嗎？」話不多，習慣以行動回答問題的梁紹英，索性起身帶訪客去現場走一遭。

梁紹英首先介紹一座用紅豆杉打造的竹林山觀音寺模型，是廟方花費250萬元，依照1比20的比例，請中國大陸工匠製作而成；連最細微的樑柱和神像都雕得唯妙唯肖。這座以中國閩南式傳統廟宇精華打造的寺廟，正面5間，分前殿、拜亭和主殿，正殿最高達27公尺、約9層樓高。「中殿拜亭的主結構樑柱由檜木構成，兩組橫樑跨距長達15公尺、高1.2公尺、寬0.45公尺，是所有檜木組構之木構建築中最長的；這種規模，世所罕見。」相關配置與施工細節，在在考驗設計師及其工作團隊，包含合作司阜的能力。

「改建工程完全依照傳統建法，沒用到半根釘子，全部以卡榫結合。」在木構建築普遍被鋼筋



由廟方花費250萬，依照1比20的比例，用紅豆杉打造的竹林山觀音寺模型。



混凝土取代的今天，梁紹英的夢想是希望結合現代科技，保留傳統木構造的建築精華。負責監工的老司阜，幾乎將下半生精力，全神貫注於此。

走到木雕部門，梁紹英強調工作場所禁菸，他一邊巡視、一邊慰問工匠們的辛勞，有時技癢，就借用工具示範一下。比較遺憾的是受限於廟方

預算，許多木雕、石雕都在中國大陸完成雕刻後，再運回臺灣組裝、進行彩繪。只因那裡的工錢還不到臺灣的三分之一。對此現況，梁紹英深感無奈，訕訕地說：「唉，現代人的眼光，能看到多遠？」

雙親皆為新竹關西客家人，父親梁錦祥為客家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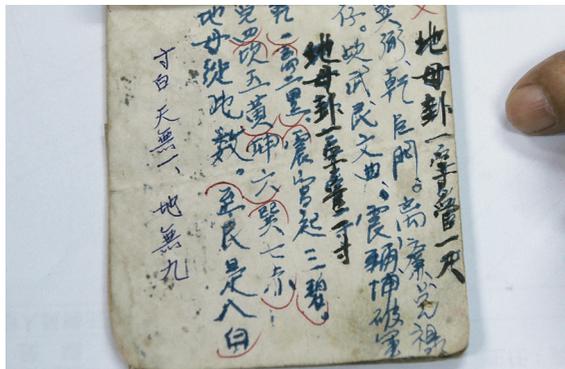
新北市林口竹林山觀音寺的改建工程依照傳統建法，沒用到一根釘子，全部以卡榫結合，完整保留傳統木構造的建築精華。

籍大木司阜徐清派下，徐清師承閩南籍大木司阜葉金萬。葉派始祖葉金萬為桃園八德人，承接的廟宇、宗祠涵蓋閩客地區，因此其客家徒弟也都通曉閩南語。梁錦祥21歲出師後，即南下承接廟宇工程，於屏東出生的梁紹英，從小就會說閩客雙語。8個兄弟中，除了么弟之外，其餘都曾跟父親學大木，但只有梁紹英與二弟梁紹正學成出師；可惜二弟英年早逝。

◆觀摩交流 功力增長眼界開

傳承父業的梁紹英，從小耳濡目染，早已對傳統廟宇建築產生特殊情感，並常利用課餘，撿拾家中木料把玩，有時敲敲打打、左雕右刻，有機會就向父親學習刨木、鑿孔與磨刀等技藝。

1950年，通霄慈惠宮拆除重建，父親要初中剛畢業的梁紹英到現場正式學藝。當年參與廟宇各項工藝創作的司阜，除了人稱「萬金司」的石雕司阜陳萬金、交趾陶司阜朱朝鳳外，更網羅當時全臺各地的木雕名家，包括承接工程、畫設計圖的「阿三司」徐茂發，以及板橋黃龜理、三義李金川、新竹黃連吉、鹿港李松林等，可謂匠師雲集。梁紹英把握這個大好機會將先前學會的基本功，加上自己勤下的「目功」，穿梭於司阜們施作的現場。梁紹英說：「這邊看一點、那邊學一點，不用3年，1年就都通曉了。」當年參與的鑿花（小木作）作品，有獅座、雀替（插角、托



前輩留下來的匠師手冊，記載了許多建廟的注意事項。

木）、垂花（花籃、吊筒）等，他說自己做一個牡丹花籃粗胚約三十天，速度雖然沒師伯的徒弟快，但「細刻要很有耐心，不能求快，否則會一再斷掉、重來，真的很費工。」

◆子承父業 廟宇施作不缺席

日治時期的傳統匠師，大多是兼擅大木作（建築主體結構）與小木作（木雕）。梁紹英說當年主導慈惠宮工程約一年即病逝的師伯徐茂發，雕刻手藝精湛，前殿由他所雕刻的兩隻龍頭鯉魚身造形的鰲魚（龍頭魚尾，俗稱飛魚），頭尾兩端的靈動感十足，讓人激賞。另一個教他佩服的是，父親轉述師公徐清當年曾因雇不到雕鰲魚的司阜，乾脆自己拿著木頭跑去萬華龍山寺，一刀一刀、有樣學樣地雕出來，「有心學習，就算是大司阜也不怕別人取笑。」梁紹英這麼說。



經過長達15年的重建工程，新北市林口竹林山觀音寺，可望於2012年底前完工。

梁紹英自己也效法前輩精神，隨時隨地不忘吸收新知。早年曾將父親的匠師手冊與師伯們的篙尺臚寫在紙本上，而對於木雕的熱愛，也讓他只要看到賞心悅目的山水花鳥等傳統吉祥圖案，都會一一描繪下來，一有空就自己試著雕雕看。1957年與1966年，兩度受邀前往澎湖望安鄉將軍村的永安宮與天后宮施作，有機會與澎湖木雕名師黃良共事，更讓他眼界大開，受益良多。

1969年的學甲慈濟宮修建，堪稱梁氏父子總動員的重要代表作。承接工程的謝自本，特別指定梁紹英擔任頭手師仔，除了肯定他的木雕技藝，也看上他既會繪圖又具備指揮調度工班的能力。當時，木工部分全由梁紹英負責，父親梁錦祥與3個弟弟也都參與施作，工班陣容相當堅強。

1980年，朱朝鳳承接日本和歌縣徐福廟的起造工程，找梁紹英負責全部木作，他偕同父親第一

次出國。自己做工、父親旅遊，回國後，承接屏東東隆宮「前殿屋頂修護與後殿重建」工程，建立口碑，開始自立門戶。

梁紹英回想自己比其他學徒幸運的地方，在於父親為人保守、實在，對於孩子學藝從不強求、也不打罵，全憑個人的興趣與本事。現在他也用這套方式對待自己的孩子，5個兒子有4個跟著他學習木作，其中老大梁佳宏與老二梁佳鈴會利用寒暑假幫忙，隨著梁紹英所承接、施作的全臺廟宇不下百餘座，父子分工合作，傳為業界美談。

◆勤學電腦 追上時代腳步

梁紹英個頭不高、個性穩重，待人處事誠懇謙虛。儘管中年才獲得獨立執管機會，拚勁卻不輸年輕人。可惜，時值傳統木構建築式微，R.C.（鋼



活到老、學到老，梁紹英學會電腦繪圖，期能與時俱進、精益求精。

筋混凝土）結構興起，木工逐漸無用武之地，梁紹英只有憑藉其「繪圖」專長，轉向「設計監造」發展。透過與泥水工匠合作，他也逐漸通曉不同材料的斷面、跨距等等需要調整尺寸與比例的問題，成為少數木構與R.C.結構造均擅長的大木司阜。投身廟宇建築一甲子，梁紹英對傳統建築充滿熱愛，因此被戲稱為「廟癡」，但他並不是一個故步自封的人，他說：「傳統固然可貴，但若沒有創新，傳統就會變成一條死胡同。」

另外，當他發現手繪圖稿不如電腦繪圖尺寸精準，後者能將結構模板、木雕、石雕施作等組裝的精確度大幅提升，當下就決定要學電腦繪圖，期能與時俱進、精益求精。在兩名兒子眼中，梁紹英是一個實事求是、不恥下問的設計師，「他教我們的方式，也不是直接給答案，而是要我們多觀察、多思考，比較像在做選擇題。」梁紹英在電腦前開啟歷年來累積的大量作品檔案。15年前向次子梁佳鈴學會電腦繪圖，「要做2D或3D電腦繪圖都可以。」收發E-mail或與對岸工作人員QQ（中國最大社群網絡）也難不倒他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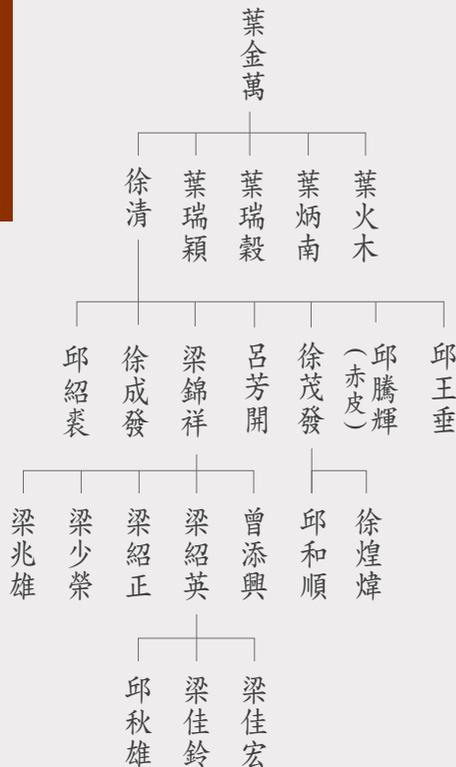
◆有心傳承 難敵殘酷現實

梁紹英現在仍是長子梁佳宏的設計顧問，如他應聘為夏威夷做一間日本廟，許多複雜的尺寸與比例算法就非要父親幫忙指點。兒子看到80歲的老父親愈做愈健康，除了佩服他的體力與毅力，

也相信這一切都源自於他對傳統建築的興趣與使命感。然而，近年來因為大環境不佳，父子能夠承接的案子相當有限，迫使次子梁佳鈴轉行當上班族。對此，梁紹英長子梁佳宏不免感慨，「傳統技藝到我這一代，往下沒人要學，斷層早已出

現了。」他也直陳，當今有一些承接古蹟修復的營造廠，憑藉的是關係而不是實力，加上低價搶標的惡性競爭，不照古法修復的古蹟，忽略施工細節，讓人看了頻搖頭。他希望國家文化部門能夠正視此現象，文化資產保存才不致流於空談。

梁紹英◆師承表



◆重要紀事

2010 以「大木作技術」獲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列冊為文化資產保存技術及其保存者

◎重要參與作品

1957 澎湖望安鄉將軍村永安宮

1965 屏東中山路媽祖廟（即天后宮、慈鳳宮）擔任頭手師仔；2002年重修設計監造

1966 澎湖縣將軍鄉天后宮

1968 苗栗通霄慈惠宮（徐茂發主持，梁錦祥接手完成，梁紹英並未專門負責此工程，僅為參與施作工匠之一）

1980 日本和歌縣徐福廟（負責木工部分）

1984 新竹飛鳳山代勸堂

屏東東港東隆宮（修護前殿屋頂及重建後棟）

1985 八里漢民祠（廖添丁廟）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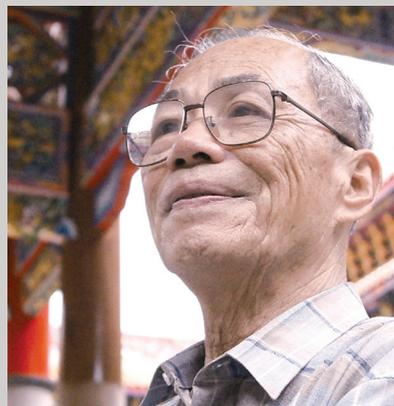
1998 新北市林口竹林山觀音寺重建工程設計監造（仍未竣工）

另有臺南開元路勝安宮、臺南佳里鎮山宮及屏東車城福安宮，但竣工年代不詳

interview > 梁紹英

傳統，想要走出一條活路，
就一定要靠創新！

匠師
語錄



(一) 您與父親都出自葉派，請問您師承的精華中，可有屬於客家大木作的特色？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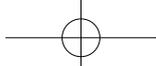
這個其實很難說，因為我們蓋廟的地方有以閩南人為主，也有客家庄；合作的司阜群也是閩客都有，大家都會互相觀摩學習、截長補短。何況葉派的金萬司（葉金萬）本身是閩南人，他教給弟子的手藝，也許有他自成一格的特色，譬如瓜筒（瓜柱）的瓜鬚會做得比較纖細、修長，瓜身的裝飾物也比較注重構圖的豐富性等等。

(二) 除了早期的慈惠宮與目前興建中的林口竹林山觀音寺，還有哪些具代表性的作品？

全臺寺廟只有宜蘭一地我沒去過，屏東的廟幾乎都由我們父子包辦。其中東港的東隆宮算是遵循古法、老屋新蓋。車城福安宮也算是一個比較大而具有特色的建築體。

(三) 您學習電腦繪圖及參與大木司阜講習課程等，是基於專業需求或文化使命感？

都有吧！我們被人家稱為司阜，當然要保有自身的工夫，這些也是吃飯本錢。自己若不求進步，別人也會有所比較，一段時間後，可能就會被淘汰、取代，這也是很現實的問題。至於文化資產的保存，現在很多寺廟都不用篙尺了，廟方或營造單位也沒得留，主要是「文化財」的觀念還沒有建立起來。



葉派工藝特色

根據國立臺北藝術大學傳統藝術研究所劉敬明碩士論文「大木司阜葉金萬、徐清及其派下之研究」指出，葉派自從第一代泉州司阜葉金萬，以及第二代司阜徐清進入客家領域之後，就在客家聚落內留下好名聲。加上徐清所傳承的徒弟都是客家人，留下的作品也以客家聚落為主，故而形成客家聚落內一個重要的派別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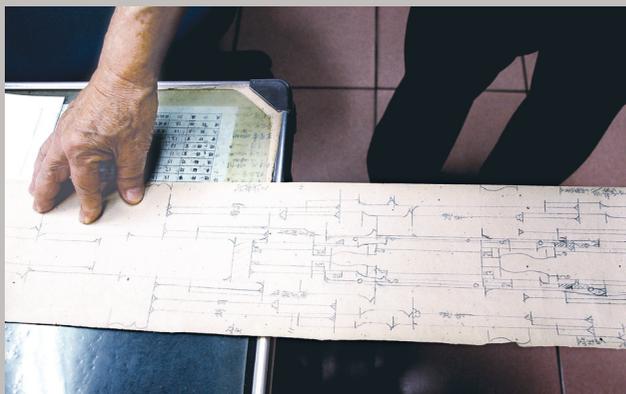
葉派施作的架扇（漢式建築之疊斗式木構架），在通樑部分有類似「月樑」作法，讓空間顯得更加高聳；通樑等結構材碩大飽滿，通樑則較常使用浮雕或是細密透雕，使得通樑較為堅實、穩固；瓜筒的瓜鬚也特別纖細、修長，雕飾細膩兼顧空間張力，技藝高超令人讚嘆。

戰後，葉派作品一度沉寂，直到從梁錦祥、梁紹英父子手中再度發揚；尤其1980年代起，第四代梁紹英大量從事廟宇建築設計，作品遍及全臺。在構件比例上，梁紹英於通樑及斗的細部比例上，仍遵循葉派工藝特色。

與梁紹英合作的司阜，因施作地點而有不同，並無閩客族群之明顯差異。「司阜們若是彼此認同，就會互相介紹工作。」劉敬明表示，梁紹英設計監造的林口竹林山觀音寺，即為在東港東隆宮合作之徐俊三介紹而來。大木司阜因少有鑿花作品流傳，技藝鮮為傳統工藝界認知，不過，劉敬明強調，「這些默默努力的司阜們，卻是傳統漢式建築最後的推手。」



窺看司阜的工具箱



近十年來多數時間都待在林口竹林山觀音寺的梁紹英，因負責監造工作，無須親自操刀，因此他的木匠工具箱並未隨他北上，而是留在屏東老家，交給長子梁佳宏使用與保管。由於梁家三代都從事木工，因此箱子裡的「傢俬」很多都是早年與父親梁錦祥共用，之後再傳給兒子、輪流使用，形同「傳家寶」。

做木工，必須講究尺寸與比例，這些都得靠工具實際測量。以往常用的測量及畫線工具，包括摺尺、捲尺等，梁氏父子外出做木工時都要隨身攜帶。

隨時代進步，電動化機械逐漸取代手工，如原本用來刨光的鉋刀，在趕工作業時已被砂磨機取代；但傳統木匠工具，如斧頭、錘子、鋸子、鑿子與各式鉋刀，對大多數傳統木匠來說，仍是不可輕易淘汰的利器。